

新译全本



黑奴吁天录

〔美〕斯陀夫人 著

张培均 译



新 译 全 本

黑 奴 吁 天 录

[美] 斯陀夫人 著
张 培 均 译

“外国文学名著”出版说明

为了帮助读者扩大视野，认识世界；为了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和外国文学研究工作，借鉴创作经验和技巧，本社特陆续出版“外国文学名著”。这套书主要选收外国古代和现代有代表性的优秀中长篇小说。所选书目注重文学价值和艺术水平，并反映不同的流派和风格。对独树一帜、影响甚大而尚未为我国广大读者所知晓的名家名著将优先介绍。

责任编辑：刘硕良

装帧设计：文 希

新 译 全 本

黑 奴 吁 天 录

全 两 册

〔美〕 斯陀夫人 著

张培均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960 1/32 24.125印张 插页5 438千字

1982年11月第1版 1984年2月第2次印刷

印 数 43,501—65,400册

书号：10256·40 定价：2.20元

本书简介

斯陀夫人(1811—1896)

这部长篇小说，真实地描写了美国黑奴的深重苦难，深刻地揭露了蓄奴制的黑暗和反动，出版后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推动了废奴运动的蓬勃发展。林肯总统称扬作者是“写了一部书引起了一场伟大战争的小妇人”。

小说植根生活，十分感人，一直拥有众多读者，被列为世界十六大名著之一。各国竞相译介，以近三十种语言印行了七百万册以上。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即有十余部之多。

这是用白话翻译的全译本。

封面、插图：张达平

**本社出版
外国文学名著**

保尔和薇吉妮

〔法〕圣比埃

亚丁译

白 夜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王庚年译

家族复仇

〔法〕巴尔扎克

郑克鲁译

强 盗

〔匈〕莫里兹

冯植生译

人鼠之间

〔美〕斯坦倍克

秦 似译

西方爱情诗选

莫家祥 高子居编

七个被绞死的人

〔俄〕安德列耶夫

陆义年 张业民译

爱 玛

〔英〕奥斯汀

刘重德译

麦克白夫人

〔俄〕列斯科夫

李鹤龄译

巴黎的忧郁

〔法〕波德莱尔

亚 丁译

普希金戏剧集

戴启篁译

• 代序 •

祝白话新译全本《黑奴吁天录》出版

胡文治

熟悉文坛掌故的读者看到本书，也许会想得起来，清末民初著名翻译家林纾（琴南）也曾译过此书和其他一些世界名著。林译本讲求文采，风行一时，在介绍外国文学上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林纾本人并不懂英语，只是根据别人的讲述用文言写下来的，因此他的译文，不但与原作多有出入，而且对于今天的大部分读者来说，也不易接受。鲁迅先生当年看到社会上有的译作误译很多，他觉得这是对不起原作者与读者的。他认为“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鲁迅强调，翻译应兼顾“信”与“顺”。他还认为“曾有文言译本的，现在当改译白话”。

多年来，林纾译过的小说几乎都另有了白话新

译本问世，而洋洋四十余万言的《黑奴吁天录》，至今我们看到的却只有几万字的简写本是用白话新译的。广大读者希望早日出版这部久享盛名、被认为是影响最大的世界十六大名著之一的新的全译本。现在，老一辈翻译家张培均先生用白话重新译出全本《黑奴吁天录》，满足了读者的这个愿望。译者对原著的理解与中文的表达都求“信”“顺”兼顾，使这本外国文学名著有了一个比较忠于原著而又易于阅读的新译本，这是我国文学翻译界和读书界的一件值得称道的喜事。

《黑奴吁天录》反映的那个公开买卖黑奴、肆意虐杀黑奴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了。现在，国际法和许多国家的国内立法都明文禁止蓄奴、贩卖人口，禁止种族歧视，人权的国际保护已经成为现代国际法上的一个突出的重大问题。然而，种族歧视与种族压迫在一些国家和地区，迄未消除。因此，这本书不但可以让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了解历史，而且也激励我们为在全世界彻底消除种族歧视而继续斗争。但本书毕竟是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所写的，今天看来自不免有其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它通过大量真实的、深刻的描绘，有力地谴责了奴隶制度，也反映了奴隶的反抗——自发的斗争；但又称颂了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友谊与合作”，似乎只要碰上了奴隶主仁慈开恩，奴隶就能得到幸福。此外，它还用不少的笔墨来宣扬宗教，显然有着消极的作用。这些，都是需要我们的

读者来分析、鉴别的。

本书译者张培均教授，早年留学美国，回国后在大学任教，并从事翻译工作。五十年代以后，尤其是在十年动乱中，他虽身处逆境，仍坚持对党的信念，埋头翻译，工作不息。党的三中全会以来，他更是焕发了革命青春。继笛福名著《海盗船长》出版后，张先生又将多年前开译的《黑奴吁天录》译完。我们衷心希望各地老译家有更多的新译佳作问世，更希望中青年译者高举接力棒，为译介外国优秀文学作品作出持久不懈的、卓有成效的努力。

1981年12月

于上海

一部影响巨大的世界名著

《黑奴吁天录》及其作者斯陀夫人

张 培 均

《黑奴吁天录》原名《托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作者哈丽特·皮邱(Harriet Beecher, 1811—1896),出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利奇菲尔(Litchfield)。父亲来孟·皮邱(Lyman Beecher),是当地公理教会的牧师,家庭里宗教气氛非常浓厚。一八三二年,来孟当了新创办的莱恩神学院(Lane Theological Seminary)院长,哈丽特便跟随父亲迁居到俄亥俄州的辛辛那蒂市。一八三六年,与神学院教授卡尔文·埃利司·斯陀(Calvin Ellis Stowe)结婚。因此作者的全名叫做哈丽特·皮邱·斯陀夫人。

斯陀夫人从小就爱好神学,个性仁慈;长大后,在社会上相当活跃,提倡仁爱,反对残暴,曾写过许多故事和短篇作品,在本地刊物上发表。辛

莘那蒂这个地方，白人种族主义者对黑奴的残暴压迫十分严重。反对蓄奴制与拥护蓄奴制的人们，各执一端，时有争论。斯陀夫人是个坚定的废奴主义者，她以笔作为战斗武器，同蓄奴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一八五〇年，政府颁布奴隶逃犯法，斯陀教授的妹妹来函敦促嫂子写一部小说，揭露蓄奴制所造成的残酷暴行与道德堕落，以期造成舆论，消灭奴隶制度。就在这一年，斯陀先生调往勃伦斯惠克(Brunswick)的波杜英学院(Bowdoin College)任教授，全家迁居东北部的缅因州。当时作者有个熟人，名叫佩来(Gamaliel Bailey)，在首都华盛顿办了一家小型杂志——《国民时代》，宣传废奴。一八五一年五月，《国民时代》上登出广告：该刊将逐期连载斯陀夫人所著《托姆叔叔的小屋》，或《人当作物品》(The Man That Was A Thing)。六月初，这部小说开始登载，刊有一条副题：《卑贱人的生活》(Life Among the Lowly)。

《国民时代》这家小刊物，本来销路不广，不料此书开始连载以后，引得广大读者为之倾倒，杂志销路激增。偶有一期没有续登，读者即纷纷来信询问。

一八五二年四月一日，小说续载完毕。波士顿朱惠特公司与作者协商该书出版事宜，请作者出资五百元，共负盈亏风险。斯陀夫妇愿意冒一冒险，无奈儿女七人，开支浩繁，手头拮据，一下子拿不出五百元作本，因此只好抽百分之十的版税。

书一出版，五千册两天售完，接着又印四万册，全部售完。一年之内，销售三十万册以上。朱惠特公司的老板大发其财，而作者斯陀夫人却并未富裕。后来，她又写过十多本小说。

《托姆叔叔的小屋》不仅在美国风靡一时，英国也大量印行，十八家出版社出了四十种版本，销售一百数十万册。各国争相翻译，至一九六七年已译成二十七种文字，印数在七百万册以上。我国清末古文大家林琴南先生将此书译成中文，取名为《黑奴吁天录》，销行颇广。不过他一来不解英语，听人讲述，记录故事，难于表达原作的文学风貌，二则用古文翻译，虽然古雅优美，现今一般读者多不易完全了解。另外虽有小说简写本问世，但限于篇幅，讲述故事而已，无从窥其全豹。窃谓这部曾经哄动全球的文学巨著，一百数十年来，竟无足本的中文白话译本，以飨读者，心殊愧疚；因而不揣冒昧，将全书移译，试图一补空白。不过此书所用黑人语言，现在多不通行，手头又无黑人语言的字典可资查考，加之学识浅陋，疏漏舛误在所难免，希望读者诸君匡我未逮。

读过世界史或美国史的人，都知道从一八六二到一八六五年发生的南北战争。一八六〇年林肯当选总统之时，已经盘马弯弓，箭在弦上，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南卡罗来纳州首先宣布脱离联邦中央，接着密西西比等六个州也宣告独立，其后维吉尼

亚等四个州又参加南方组织，另选戴维斯(Jefferson Davis)为总统，成立政府，与北方作战。血战四年，生灵涂炭，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保存蓄奴制度与废除蓄奴制度之争。南方是农业发达的地区，而农产以棉花为大宗。溽暑熏蒸、骄阳炙背，谁去天天采摘棉花呢？黑人。日未出而作、日已入而未停，谁能干这样的苦役呢？黑人。高楼大厦里的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食则山珍海味，衣则绫罗呢绒，行则高车驷马，谁来服侍他们呢？黑人。废除蓄奴制，就意味着南方骑在黑人头上的老爷太太们的经济毁灭，无法生活，所以非拼命搏斗不可。但是北方各州工业发达，蓄奴制的存在多方面妨碍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同时北方必须维持中央的联邦政府，联邦政府瓦解，就是美国的瓦解；况且美国的立国以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为基础，也不容蓄奴制度长期地合法存在。南北战争历时四年，在总统林肯领导之下，北方终于赢得了胜利。林肯还在宾夕凡尼亚州的盖茨堡镇(Gettysburg)举行国家公墓献礼时，当众演说，提出资产阶级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口号。

从史书的记载，我们可以对当年美国黑人奴隶制问题获得一个概略的了解。至于奴隶制残忍到如何田地，残忍在什么地方，各色黑奴和奴隶主的生活、思想如何，相互关系如何，凡此种种，史书不可能一一详叙。读了斯陀夫人的《黑奴吁天录》，我们就能进一步洞悉底蕴，得到许多形象化的认识。

奴隶被上镣铐、施毒刑、鞭杖拷打、暗室禁闭、劳役终身，这些固然够痛苦的了，可是最痛苦的还不在此。最痛苦的是以人为物。既然是物，当然物各有主，主人可以将物买卖、赠送、损坏、毁灭，一切悉听主便。买卖的时候，必须考查一番，就和买卖牛马一样，不论雄的还是雌的，都要掰开嘴巴，摸摸牙齿，看看舌头，捏捏膀子，拍拍胸背，敲敲大腿，再要跳跳跑跑，以便观察脚力和步法。但是黑奴又不完全同于物，毕竟是有灵性的人，所以也可以结婚，也可以姘居，也可以生儿育女；当然，生出来的儿女便是小黑奴，喂上几年即可上市出售，少则一二百元，多则五六百元，因而生儿育女又是增加主人财富的一个重要方面。

黑奴有家庭，而又没有家庭。当主人事业兴隆，毋需出售奴隶时，父母子女还可团聚一堂，虽然陋室逼仄，到底有些天伦之乐。可是一旦主人需款，要出售奴隶，那就会劳燕分飞，各自东西，天涯海角，永无消息。黑奴在精神上所受的凌辱、折磨，比之物质生活上的饥馑、劳苦，无疑更要痛楚万分。

斯陀夫人的小说，对于黑奴各方面所受的深重苦难，作了十分真实的描绘，许多惨绝人寰的情状，不读小说简直不能想象。小说对奴隶主形象的塑造，有的虽然是美化了，但总的来说，还是淋漓尽致地写出了这个吸血者阶级的骇人听闻的残暴。书中有雷格利其人者，不仅死抱住奴隶制度不放，

还有个灭绝人性的精打细算的主张：奴隶买到手以后，终日劳役，不给营养，不给治病，一直劳役至死，再买筋壮力健的来抵补，据说这种办法最为“节约”，最为合算。他自己就是这样办的。仅此一端，就暴露出黑奴苦难之深，达于何等田地。

斯陀夫人曾特别说明，书中涉及的情节，都是她亲眼看见或亲自听见的，有些是她的兄弟亲自去参观过的，绝非凭空虚构。

正因为小说真实地描写了南方的蓄奴制，深刻揭露了它的黑暗和反动，使许多社会真相第一次大白于天下，并且反映了两大对立阶级的思想动向，因而作品一问世就在国内外激起了巨大的反响，有力地推动了废奴运动的蓬勃发展。小说中一系列令人难忘的黑人形象感动了广大读者，一时家喻户晓，谈论不绝，并在许多戏剧、诗歌、绘画中作了生动的反映。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前后也达十余部之多。我国戏剧工作者组成的春柳社也早在一九〇七年六月在东京改编演出了《黑奴吁天录》（曾孝谷编剧，欧阳予倩、李叔同等演出）。而且特别有意义的是，这个剧目是我国编创的第一个完整的话剧剧目。

斯陀夫人的成功博得了广大群众和进步人士的同声赞扬。美国总统林肯在一次接见这位优秀女作家时，曾称她为“写了一部书引起了一场伟大战争的小妇人”。一百多年来，小说始终经受得住时代变易的考验。一九八一年，国外有人排列出对改变世

界有重要影响的十六部名著，《黑奴吁天录》就是其中的一部。

这部小说是一百三十年前的作品，作者当然免不了有时代的局限。她在基督教家庭里成长，从基督教《圣经》里学到了慈悲为怀、救苦救难。她甚至说：“上帝替我写了这本书。”她所创造的主人公托姆就是个笃信宗教的人。他死啃《圣经》，既不懂得苦难的根源，更无反抗的意志，但他坚持正义，至死不屈。有两个混血儿女奴，被一个农场主占有，百般蹂躏，女奴不堪虐待，设法躲藏，然后逃走，托姆自始至终与闻其事。农场主向托姆严加拷问，托姆坚不吐露；主人以死来威胁，托姆却答道：“我知道的，主人，但是我什么事都不能说，我只能死！”

作者所写的许多奴隶商、奴隶主，大都各有其个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塑造了一个玩世不恭而对奴隶慷慨大方的奴隶主形象——圣克来尔。他嘲笑社会，嘲笑宗教，也嘲笑自己。而他的爱人是个只责人不责己，苛待奴隶，而又带有神经质的女人。作者不用浓墨重彩就使人物跃然纸上，可见其笔力的深厚。

斯陀夫人笔下的黑奴，大部分是服从主人、没有反抗性的人物，可也有斗争性较强的一对夫妇：乔治和伊莉沙。他们历尽艰险，逃出美国，到达加拿大，获得了自由。被压迫蹂躏的卡舍也带着埃米琳

逃出去了。还有个别的青年，已经逃出美国，因为打听到亲属的消息，再冒着天大的危险，重返美国，带着亲人逃出地狱。要知道，重返美国必须具有极大的胆量，先作好牺牲的准备，因为一旦被捕获，就有被处死的危险。

作者的言论，除了宣扬宗教的消极一面外，也有进步的一面。比如卡舍在逃走之前，拾到钥匙，打开农场主的抽屉，取了一大叠钞票，作为逃走的路费。跟她一路的埃米琳顾虑她违反道德规范。卡舍回答道：农场主“这些钞票，每一张都是盗窃来的，——从穷困的、饥饿的、流汗的人们身上盗窃来的”。这里的“盗窃”就是剥削的意思。在另一处地方，作者又说：黑奴的孩子失散了，东奔西走，可能辗转劳苦，奴役至死，而英国的工人，儿女都呆在家里，没有失散，可是呆在家里活生生饿死，和流离失散有什么区别呢？可见作者对资产阶级的剥削也有一定的认识。

此外，逃奴乔治从加拿大去法国读完大学。他是四分之三白人血统的混血儿，朋友劝他到美国去混在白人中间工作。他却坚决反对，说道：“我心灵上所要求的、所怀念的，是一个非洲国家的独立存在，我要人民自己确实会独立存在。”又说：

“就在这里，好些共和国被建树起来，而这些共和国，在未来的整个岁月中，将以热带植物生长的速度，发展成长。”这样的预言，直到一百年以后应验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洲国家纷纷独立，其

势真如雨后春笋、热带草木！

译者在本书翻译过程中，请教过曾在英国剑桥大学执教英语的方重老教授。有关拉丁文请教过江海潮教授及其夫人，他们夫妇过去是在德国学习拉丁文的。至于《圣经》上的记载，我请教过商务印书馆编辑吴永泉先生，他译过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并在宗教界担任过工作。当译本即将付梓时，特在这里一并致谢。

一九八二年二月

于华东政法学院